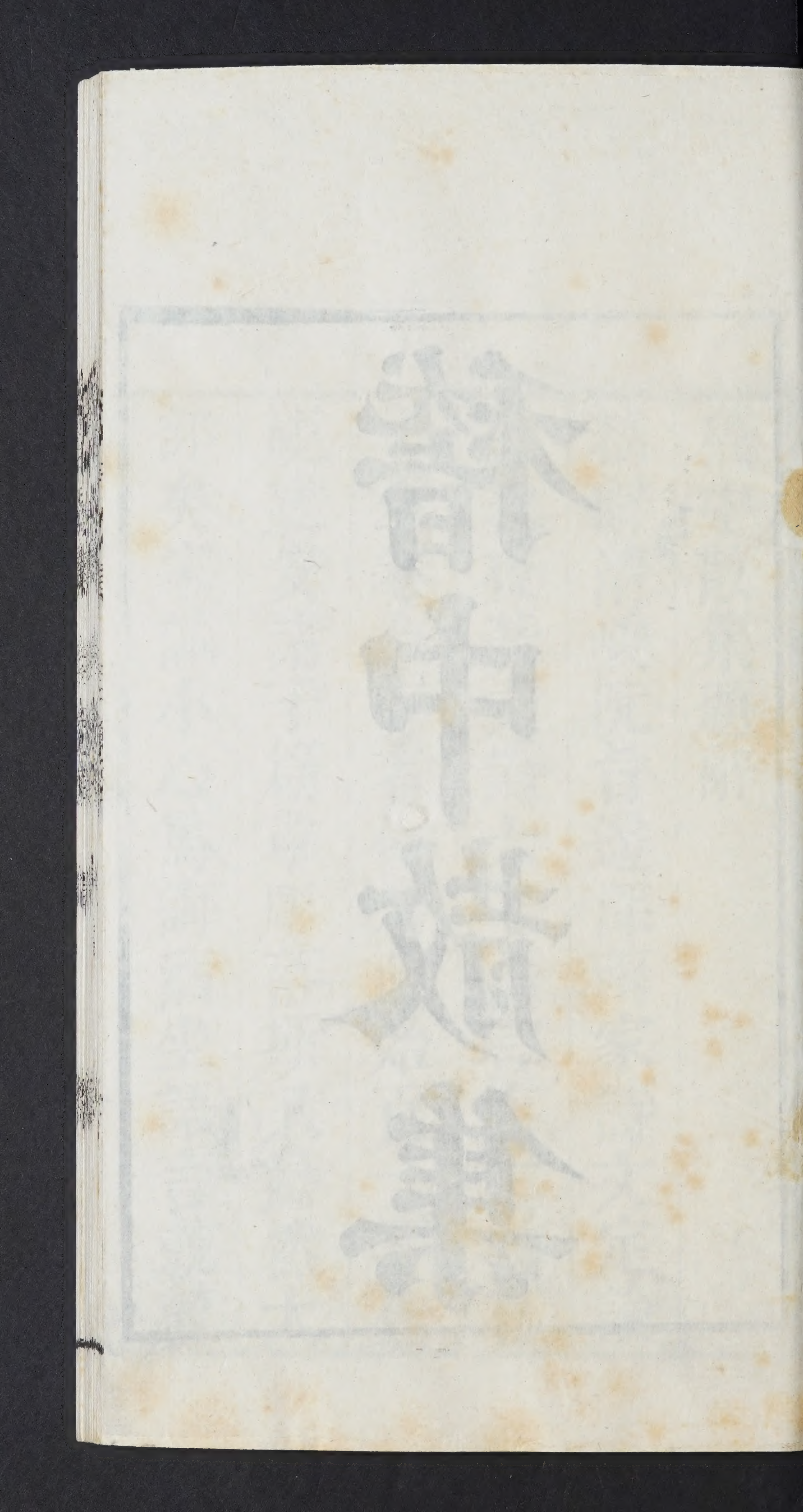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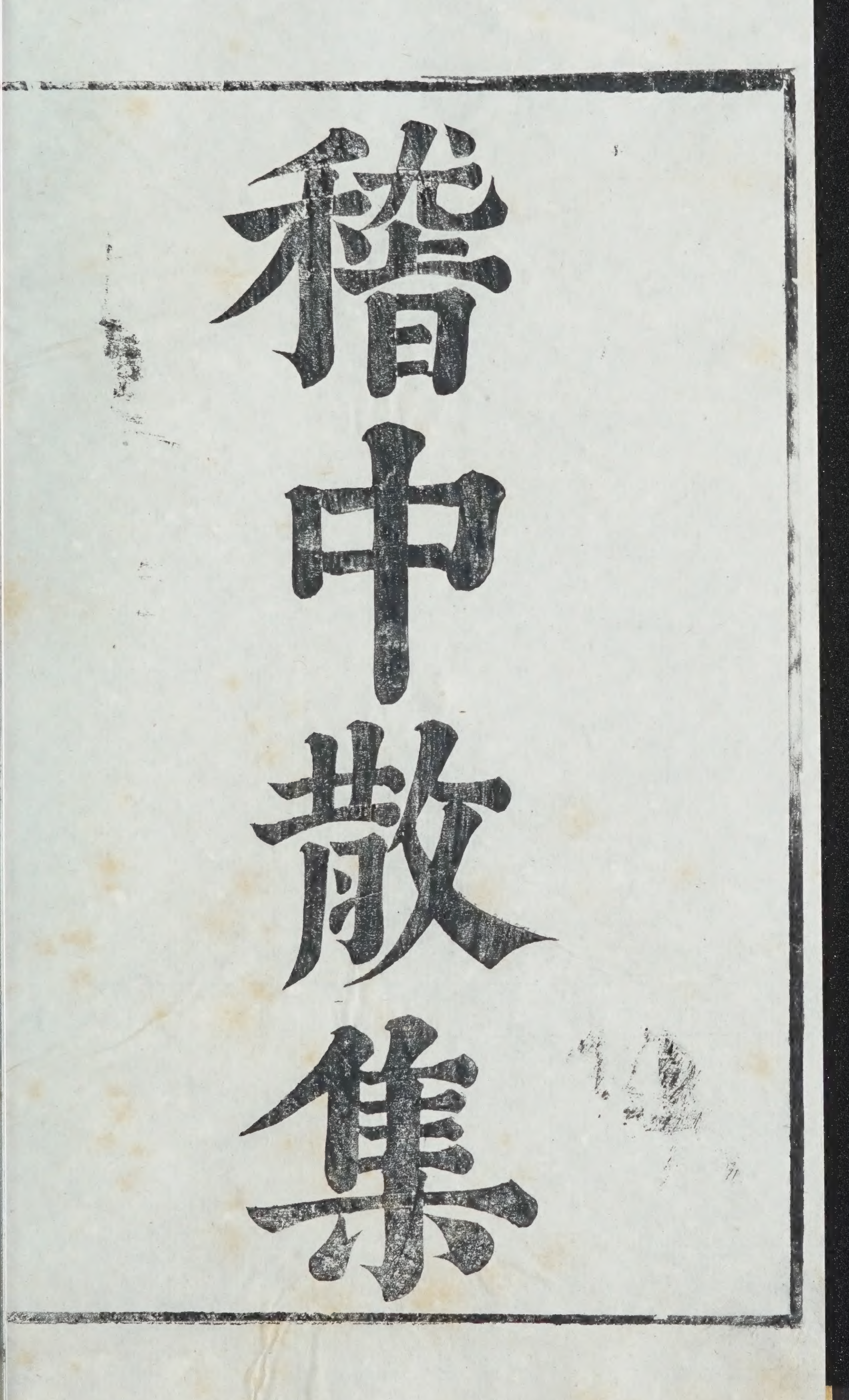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二十七冊

魏 嵇中散






稽中散集

嵇中散集題辭

嵇辭清峻阮旨遥深兩家詩文定論也叔夜著文論六七萬言唐志猶有十五卷今存者僅若此殆百一耳然視建安諸子篇章彫落斯又巋然大部矣家誡小心篤誨酒坐語言兢兢

集木獨以柳下鍜鍛傲睨鍾會竟遭
譖死東漢馬文淵誡其兄子效龍伯
高毋效杜季良足稱至愼善保家門
而薏苡一車妻孥草索怨謗之來非
人所意凡性不近物者勉爲抑損終
與物乖中散絕交巨源非惡山公於

當世人事誠不耐也書中自序蓬首
垢面懶癖入眞阮嗣宗口不臧否亦
必知師之卒不能學入實不宜仕宦
强衣被之適遠死耳集中大文諸論
爲高諷養生而達莊老之旨辯管蔡
而知周公之心其時役役司馬門下

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讀也范力繫
獄楊政肉袒道旁哀泣請命明主立
釋叔夜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求
爲師不許抱臥龍之姿攖僭臣之忌
其死也正以此耳贈兄詩云雖曰幽
深豈無顛沛幽憤詩云縶此幽阻實

恥訟寃夫人身隱矣而禍猶隨之禍
至而復不欲與直也不死安歸乎廣
陵散絶弊在用光鍾士季呂長悌獸
睡耳豈能殺叔夜者哉

婁東張溥題

嵇中散集目錄

賦

琴賦有序

懷香賦

書

與山巨源絶交書

與呂長悌絶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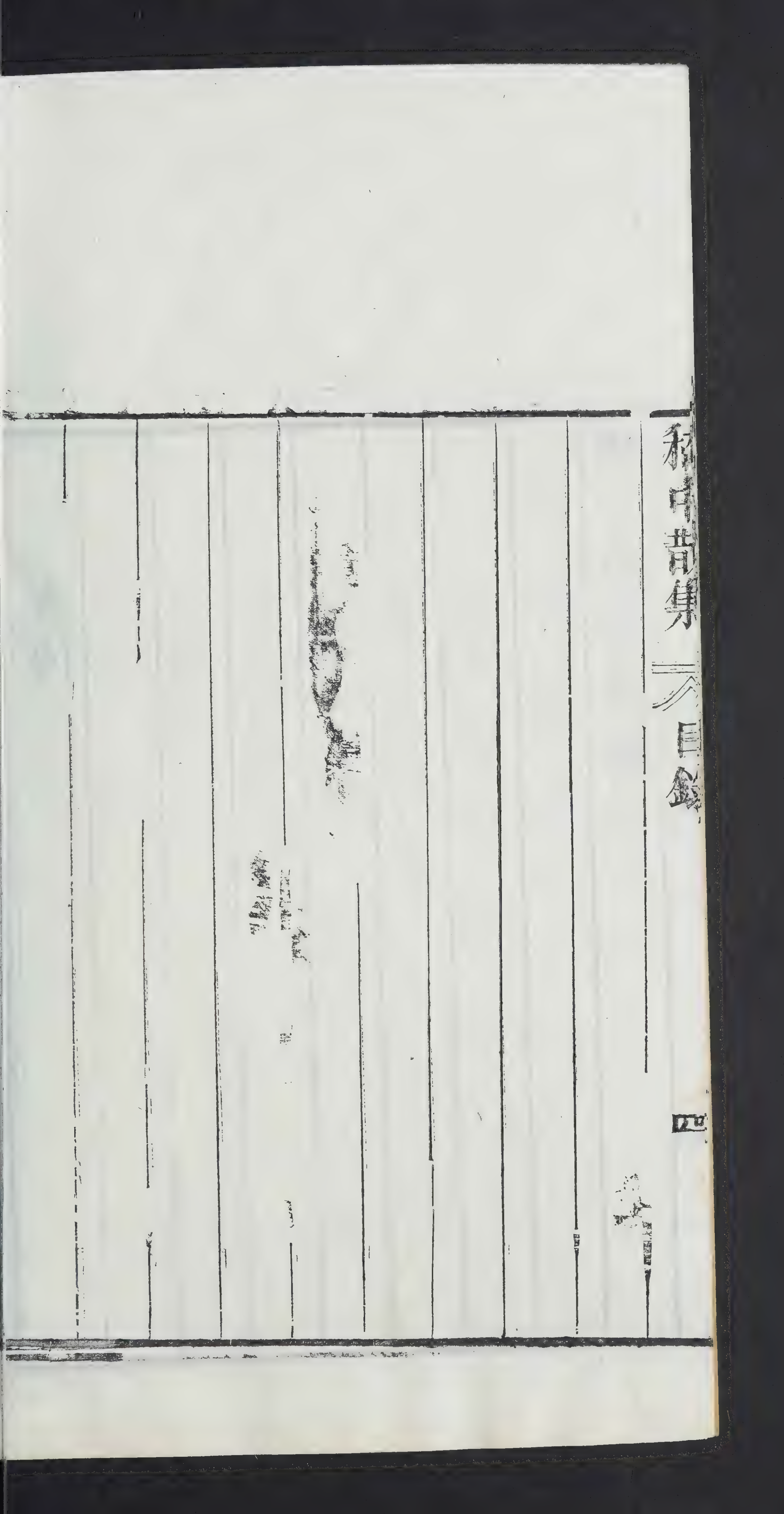
設難

卜疑集

論

本傳

嵇中散集目錄終



嵇中散集卷全

魏譙國嵇　康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琴賦有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

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

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久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嵓、亙嶺巉巖、岞崿嶇嶮、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湧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

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奥宇之所寶殖、
珍怪琅玕、瑶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
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
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
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
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
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
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
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

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玆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斵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神、鎪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

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燁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佛憒煩寃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

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迸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搃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仙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

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
馳騖、紛𦆽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
桓毓養、從容秘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釆
釆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
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
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或劫掎以
慷慨、或怨𡟫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
扶踈、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

逼、拊嗟累讃、間不容息、瓌艶奇偉、殫不可識、若
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
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
趣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
斐尾、綝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捝擽
捋、縹繚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惠、疾而不速、留
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
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
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

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

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
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
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夫放達者
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
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
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
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
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
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歡釋抃

舞踊溢、習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然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

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兹支以自慰、承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懷香賦

余以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覩懷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植于廣厦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于

中堂華麗則殊釆婀娜芳實則可以藏之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傅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

書

與山巨源絕交書

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

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

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

皆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頼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
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
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
復多蝨爬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
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

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

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

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别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我有言

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
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
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
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
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
寃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
何意足下苞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
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
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

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

恨恨嵇康白

設難

卜疑集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劌、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

之所在若烏之追鸞、富為積蠹、貴為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邱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為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為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

推至誠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尙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淸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殊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

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槩以爲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寍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荊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寍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頴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寍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寍如老聃之清靜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

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忝束縛而終成覇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

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論

無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敎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

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
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
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
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
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
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覇而主尊其用心
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
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
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

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內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必公之情。使夫雖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

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塗。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

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晋文愷悌。勃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捘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

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至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明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

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
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
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
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
旨於是觀之非是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
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八也
然背顏退誠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隱而匿情
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
以制於所慴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爲有是

而莫賢乎己。未有功期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時爲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爲拙。措爲工。惟懼隱之不微。惟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怠之

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廕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患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恭宰嚭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

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於八方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

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一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絶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

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踪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

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

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轉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臟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

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顯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

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矣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

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答難養生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秪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畧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為得生雖有後生

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知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

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常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

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閨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

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甲室恬愉無還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歛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

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雖曰感而

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勌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聵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粺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

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美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

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
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
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
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
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
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
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
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

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愼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

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惷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巳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奪。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準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鶩於榮辱

之於之塗俛仰之閒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寳性全眞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栢不殊於楡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

體瘦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倡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倡也。旣言上藥。又倡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夭閼也。並而存之。惟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

止痛用之不巳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怵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

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祗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

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珎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

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　菊菽粱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淳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

甘醴瓊蘂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
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
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
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
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
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
能哉故赤斧以練丹頳髮涓子以术精久延偓
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
長耳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

以蓬蒿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霞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倮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

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以慍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

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惟水之是見酌者
惟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
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溺酒者非過桀跖之
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
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
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
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
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
地則情變於初苟嚐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躭不

爲臭腐糞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厮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飡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

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味耳且飽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

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

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齔齒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群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糇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

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之於輿也然人皆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或作令）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

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

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慼，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

悟。惟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
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
審國風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
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
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
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
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
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
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內外

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

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惟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

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奏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

妙察耶、王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奏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

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聲音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

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惟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

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
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
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
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
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
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
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
聲亦隆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
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

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

占之怖。袛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滛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

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雖瞽以明闇異

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

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舍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

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揉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

爲摽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

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徵。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

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

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
工拙也、心能辯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
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
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
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
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
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
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
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

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

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閒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

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以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輙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絶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

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
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
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
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
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
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
耶夫惟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
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
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

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慼、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慼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

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慽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慽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慽並用者、直至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

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几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慼不慼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傷笑是歡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嘗見

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
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
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
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于哀樂哀樂各有多人
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
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
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
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
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

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

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卽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

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
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
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
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
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
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
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
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
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叙志儛以宣情然

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性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

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
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
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
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
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
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
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
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
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

然後酧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

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媱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

足以觀矣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

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

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斷以檢其要，乃

爲　微若但撮提羣愚，　蠶種忿而棄之，因

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

責舟檝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

逆魍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

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

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

畏痛卒羅刀鋸，亞夫忌餓終有餓患。萬物萬事，

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

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灾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

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内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為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為害

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為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為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為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為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

占居者而知盛衰此曰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為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灾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為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為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覩

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闇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瘠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

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吾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家宅耶論曰時日譴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

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予徒知此爲賢於安須更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

遠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蟪蛄之議氷耶、欲以所識而　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已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令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

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悬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　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

非所望於衆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
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
嗣、空借鬼神以詶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
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
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
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
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
於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
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關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

爲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
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
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
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
令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
言也、縱令惟戊盡於誠勸、尋論按名、當言有日
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
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
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

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曰。何異惡鄭衞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遏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於河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耻之。今議

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於誣妄
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
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
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
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
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當生於衆險、雖可懼
而無患、抑當貴於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
困而後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
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

以信順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
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
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於愚智耳安
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
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
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既持相命復
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楯無俱立
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
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

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墻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墻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巖墻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於巖墻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立之誡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

同以難相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

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

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

苟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

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

吉宅　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云如

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

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為主而尋益

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

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爲足也若惟信順於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衞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

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瞋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闇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闇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惟有闇作乃是眞宅耶若瞋目

可以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職之周公嘗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爲宅則知闇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闇作有不盡則不闇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闇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

但無故爲貞宅授吉於闇遇設爲減福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簾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闇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徃居之吉宅豈遷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爲則屋不辭

入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拔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滅其貴，隆準見劓，不滅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

鏤其掌。卽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卽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禀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爲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　吉宅　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

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怪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

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譏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

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遲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邱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

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疆以驗有也疆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宪緒由　而得卵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　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　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賾

索隱何謂爲妄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

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

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躭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

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冕以講論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摛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臰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

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

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决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决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

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畧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倘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為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瞍

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嚋、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馮河、果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

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

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

夫惟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畧。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寀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

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

權。權事顯，實事沉。（一作沉）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

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令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爲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爲不明也若

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賞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

外内兼叙。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